

蒙子是我曾经的学生,文学爱好者,今年还不到而立。他黑瘦,身材矮小,笑容却无邪,带着一种天然的唐突。他还是我为数庞大的微信好友之一,但他很少与我聊天,偶尔,他会在微信上以他一贯唐突而又天真的方式让我了解到他的近况,有一搭没一搭的。而我,也会推荐给他我认为不错的书和电影。有一天,他突然给我发来一行字:老师,我不是该结婚了?我妈妈病了,很重,治不好。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脑中却莫名浮现出久远的一幕,一只黑白杂色母猫,它躺在一株月季花树下,四肢伸展,这使它看起来身形巨大,两朵粉色的月季在它头顶上绽放得壮硕而又热烈,而它,已奄奄一息……

我没有养过猫,说不上喜欢,只是觉得,猫是一种与人类有天然距离的动物,也许因为习惯于夜行,它的眼睛总让我感觉阴冷,并且,它身上还有一种我所不能了解和把控的诡



长篇小说《锦上》是我最近几年写作里很意外的收获。这小说本不在我的写作计划当中。《锦上》是半命题写作,出版社有个要求,得写和云南楚雄彝绣相关的内容。我是云南人,对云南的热爱天然而强烈,这促使我接下这项创作任务。我到楚雄实地了解了当地的彝族文化和彝绣文化,并翻阅了大量有关彝绣的书籍,头脑里慢慢有了这个故事,然后我找了个地方把自己封闭起来。

写一部小说,无论长短,我大多会构思很久才动笔。如此迅速地完一部作品,对我来说是非常少的。那时候,正逢我写作长篇小说三部曲《嚼铁屑》期间,这部小说我写了十多年,始终不能完成,有时甚至一整天写不出一个字来,这让我陷入了极度的自我怀疑和焦虑之中。我想,暂时换一下频道,或许会好一些?放下《嚼铁屑》后,我用一个月完成《锦上》的初稿,用三四月便修改完成,这让我增添了写作的信心,让我相信,自己是能完成一部长篇的。果然,在完成《锦上》后,《嚼铁屑》的写作变得顺利起来,在去年终于写完了。

写大概就是这样,总是充满曲折和坎坷,也常有意外和惊喜。顺利写完《锦上》,是意外;能够获得《芳草》文学女评委奖,是惊喜——尤其这还是一部写女性命运的小说,能得到各位女评委们的肯定,是我莫大的荣幸——之所以说是惊喜,是因为我深知这小说有很多很多不足,得这个奖,有很大的鼓励成分在。在此要感谢《芳草》杂志的各位老师,感谢各位评委们,感谢促成我写作这本书的刘琼老师和那一个月里给我做饭的老家的朋友。

那一个月,即便很多年以后回首,我想,仍然是我所经历的悠长岁月里的奇迹。我待在云南大地上的一间小屋,要查大量资料,要分秒必争地抓紧时间完成这个故事,彝族女孩阿呷、阿各,汉族姑娘青兰,还有她们的父辈,以及父辈的父辈,彝族的历史,彝族的传统,以及知青的故事……那么多人、那么多事,

异秉性。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家门口的弄堂里总会流窜着来历不明的猫,它们常常像一道突然进亮的闪电从我脚下飞速蹿过,留在我小腿肚上一抹紫绕不散的余风,我的惊惧因此而绵延多时。

记得七岁那年,某个夏日清晨,邻居阿婆的大花猫口叼一只硕大的老鼠,霸道地横亘在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它眼露骄傲神色,灰色的老鼠在它嘴里血肉模糊。我有些怕它,更怕它嘴里叼着的猎物。就这样,我们在弄堂里面面面相觑,对峙了十多分钟,直到邻居阿婆出现,把猫赶走,我才得以走出弄口去上学。

放学回家,却见阿婆蹲在墙角,脚边是那只伸开四肢仰躺的大猫。阿婆说:它要死了。可是早晨,它还虎视眈眈地咬着大老鼠向我炫耀,那时候,它的眼里尽是一夜奋战夺得胜利后预备领赏的得意。一日之间它就形销骨立,如一堆肮脏的皮毛摊在地上,睁得极大的眼睛里不再射出诡异阴冷的光芒,而是平静的绝望。阿婆放弃了,她捏住它脖子后头的皮毛,把它拎到弄口的一株月季花树下,片刻,它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那是一只刚生下四个孩子的母猫,它不知道它抓捕的老鼠刚吃下一整块洒满灭鼠药的油饼,老鼠成为猫的猎物,同时成为猫的毒药。阿婆说:一开始它还不肯吃,想等小猫回来一起吃,幸好昨夜我把四只小猫都送了人,不然一家五口都活不了。

那么,早上,母猫叼着老鼠阻挡在我的上学路上,就是在等待它的

从虚渺和幽暗里变得具体而明晰,就如同在一张白布上飞针走线,渐渐可见色彩斑斓,渐渐可闻花落鸟鸣。这是虚构的魅力,也是生命的魅力。偶尔写得到意处,我体会到造物者的快意。

困了,累了,就在边上的床上躺一会儿,就像我在《锦上》后记里写的,“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看看窗外。窗外是云南日复一日的晨昏,而窗外一两米,即是另一间房子的青砖墙,这样一来,我只能看看对面房顶的一小片。只要不落雨,那一片片光,总是让我在紧张的写作后得到片刻抚慰。”

写作大概就是这样,漫长道路上,总需要一些奇迹,总需要心有信仰。希望自己能一直写下去,不辜负人间的种种馈赠,也不辜负那些键盘上流淌过的昼夜。

那一个月,即便很多年以后回首,我想,仍然是我所经历的悠长岁月里的奇迹。我待在云南大地上的一间小屋,要查大量资料,要分秒必争地抓紧时间完成这个故事,彝族女孩阿呷、阿各,汉族姑娘青兰,还有她们的父辈,以及父辈的父辈,彝族的历史,彝族的传统,以及知青的故事……那么多人、那么多事,

只要餐桌上有油焖笋或炒笋丝,她就专往这盘里下箸,决不“移情别恋”,还说,超级难背诵的《千字文》如果她有改写权,那么“果珍李奈,菜重芥姜”的后半句就一定是“菜重笋笋”——在她看来,春天的美食冠军非笋莫属,且决无第二选项,童言稚语端的令人忍俊不禁。于是,我在给她跪大拇指的同时也顺口说一句,换作是我,这句应该是“菜重香椿”。

明末清初才子李渔在其著名的《闲情偶寄》里给香椿的排名一如小姐口中的“笋笋”：“菜能芬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也就是说,香椿是能让人口齿噙香的蔬菜魁首、春食班头,且在这位状元郎之下,没有任何一种蔬菜堪称榜眼、探花,可谓推崇备至。俗语有云“雨前椿芽雨后笋,一日一餐伴长生”,我家的小吃货在美食品鉴上竟与差不多四百年前的笠翁老前辈“英雄所见略同”,倒也煞是有趣。

香椿,楝科香椿属多年生木本

腊肉本不是上海土产,腊肉以在农历腊月开始制作为名,在湖南、四川、广东等地都十分流行。广东人腌制的腊肉有一点甜味,色泽艳红;湖南的腊肉腌制中要经过烟熏的过程,有专门烟熏的窑洞,烧柏枝或果树枝来熏肉;而在苏浙一带的乡村,他们将腌制好的肉挂在平时烧柴煮饭的灶头上,用自然的烟火气来使腌肉增加风味。

我家是上海人,过去春节前腌制的是酱肉,也叫酱油肉,用的是猪腿肉或夹心肉。腌酱油肉步骤很简单,猪肉不要洗,切成长条状,前一晚用粗盐在肉上抹均匀,上面用重物压着,第二天血水出来翻个身。旧的搪瓷脸盆中倒入老抽酱油,可以撒点花椒,放点白糖,倒点料酒,记得我小时候做什么也不放,就把猪肉条浸入酱油中,用重物压着让肉入味,变得紧实。这样两三天以后,猪肉色泽浓重,在猪皮上戳一个洞,穿上绳子,挂到屋外风口吹干就好了。那时家里也没有冰箱,计算好日子腌,全靠天干地寒,千万不能下雨回潮,否则酱肉腌不好要出白花。

上一个春节我在洛杉矶女儿家探亲,女儿因疫情有两年多没

孩子?此刻,已经死去的母猫躺在月季花树下,它似乎比刚才又消瘦了一圈,黑白夹杂的毛发黏成一缕一缕,这使它看起来像一把骨骼粗壮的破拖把,或者,一具未散腥形的“鬼魂”。我拔腿奔跑起来,向着回家的方向,弄堂里响起塑料凉鞋急促踩踏青砖地面的“啪嗒”声。阿婆在我身后喊:跑啥?死都死了,又不会吃了你。

那一天的晚饭,我食不下咽,七岁的我并不明白,有时候,同情会以厌恶的方式表现。那只伸展着四肢平摊死在月季花树下的猫,就这样永久留在了我记忆的禁区。如今的住宅小区里,也常常有夜行动物流窜奔逃,有时候打字到凌晨,后窗外突兀地发出一阵窸窣声,便知猫咪们苟且的营生开始了。那是它们繁衍的必行之路,它们没有过错,只是打扰了我的深夜书写,便心生厌烦。为什么在人类而言是幸福与天伦的美好生

植物,可供食用的部分是其幼芽嫩叶,俗称香椿头,与马兰头、枸杞头合称“春蔬三头”,又与桑树芽、柳树芽、花椒芽等均属“长在树上的蔬菜”,以芳香味美著称,可生食,亦可熟食。宋人苏颂的《本草图经》记载:“椿木,皮细肌实,嫩叶甘香可茹。”明人屠本峻在其《野菜长笺》中咏香椿曰:“香椿香椿生无花,叶娇枝嫩成权丫……岁岁人可采其芽……嚼之竟日香齿牙”,无不强调的是香椿最显著的特性:“香”。当代散文名家张晓风酷嗜香椿,每每把香椿嚼进嘴里,她急急品味的,便是“那奇异的芳烈的气味”,甚至忍不住嚷嚷:“太完美了,让时间在这一瞬间停止吧!”

不过,我眼里嘴里心里的香椿,第一属性却非其香,亦非其味,而是其色——香椿有红、绿二色,杭州的菜场里能见到的,似乎均是红的——当然,并非正红,一般被叫作暗

红、棕红或红褐色,而之所以说法不一,自然是因为这几种叫法均不够精准,均非典型。换言之,香椿的红,是很难用文字准确描摹的,私心里,我更愿意叫它香云纱红,或者直接就叫香椿红,她红得低调内敛而又决不卑微退缩,红得含蕴充盈而外柔内刚,仿如精工染晒历尽淬炼的香云纱,美得纯粹,美得丰富,美得持久坚韧,美得耐人寻味,是我生命里始终相伴相随相依相偎的那一份暖、一份爱、一份历久弥新的感恩——来自我亲爱的外婆。

我的外婆是大家闺秀,美丽善良,柔韧坚强,虽人生多舛但从未向命运低头,是我心中永远的女神。老人家酷爱香椿也酷爱香云纱,是我病弱的童年里最明亮温柔的那束光。我永远不会忘记,外婆搂着小小的我说,最好看的书是《红楼梦》,最适合我们江南女子的衣服是旗袍。在让老人家念念不

忘的旗袍里,有一袭是暗棕色的香云纱,简约婉约,端庄大气,上得厅堂出得街头,将人到中年的大美人外婆衬得越发知性。可惜,无论是旗袍还是外婆穿着旗袍的照片,都只存在于老人家的记忆深处,吾生甚晚的我无缘得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外婆,每当春来,我家的餐桌上少不了香椿炒蛋和香椿拌豆腐;因为外婆,我拿《红楼梦》做了识字课本,长大后还在讲台上引导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进入

回了,特别想念过年时家里年夜饭的冷盘,腊肉夹精美,嚼在嘴里硬而鲜的记忆挥之不去,她从“小红书”上搜到制作腊肉的网红方子,发给我说,妈妈你来做做看吧,还附了一个垂涎欲滴的表情。

其实已很多年了,市场上物质丰富,不到春节也能买到各种腌腊来满足口腹之欲。而且人们认为腌腊肉制品中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对人体健康不利,过多食用会有致癌隐患。我大约十多年前就已放弃腊月里制作年货的爱好,可谓“酱盆洗手”了。女儿想吃,必须答应。

看了一下方子,与我家以前做酱油肉差不多,成品的颜色淡一点,摄影时光线好,腊肉呈现琥珀红,颇为漂亮。我想,人家几十万粉丝的网红腊肉总归有一定的道理,就按照方子上写的做。女儿从Costco买了5条猪五花肉,隔夜擦干血水,用花椒和海盐腌,重物压在肉上。第二天倒去血水,用生抽、蚝油、蜂蜜将肉反复搓揉后,肉盘在器物中盖上保鲜膜放冰箱冷藏了三四天,中途翻

活,从猫的嘴里发出,却是哀号?

此刻,已近深夜,我在电脑上打字,蒙子给我发来微信:老师,我是不是该结婚了?我妈妈病了,很重,治不好。他曾经做了我两年学生,我并不确定了解他,我只知道,这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把“作家”当成了梦想;我还知道,他愿意把身上最后一百元钱送给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贫穷到吃不上饭的时候,用口袋角落翻到的两元硬币买一个馒头果腹,可他偶尔收到一笔不菲的稿费时,会带上女朋友去王品牛排吃最贵的套餐。他还告诉我,他不可以不结婚,所以,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还留着他的女朋友。因为,有了女朋友,就可以有老婆,然后,才可以有孩子……

我的窗外,那只从未谋面的猫,又开始了它重复的哀号般的表白,片刻,另一只夜行动物加入,它们发出一阵阵此起彼伏的重唱,欢畅而又决绝的

我回复了一句:结婚是好事,但也许,你的母亲更希望你快乐。他的母亲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但我愿意让他相信,于母

亲而言,他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母亲就是一头夜行动物,她深藏在漆黑的爱中不知自拔,她接纳所有的误解,以及,对误解的误解,就像接纳黑夜。

繁衍之歌开始了。我给蒙子回复了一句:结婚是好事,但也许,你的母亲更希望你快乐。他的母亲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但我愿意让他相信,于母

繁衍之歌开始了。我给蒙子回复了一句:结婚是好事,但也许,你的母亲更希望你快乐。他的母亲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但我愿意让他相信,于母

自制腊肉慰乡愁

孔明珠

绑上,垂挂到后院有风和太阳的地方晾晒。

在美国过春节,女儿家其他年货都没有备,凸显出这五条肉的珍贵。接连一个星期,我每天早晨将腊肉晒出去,晚上拿进屋,以防露水打湿又回到原点。洛杉矶的冬天怎么也冷不起来,风和太阳都温吞吞的,腊肉似干非干真把我愁到了,后幸亏一夜冷空气降临,腊肉有点像样了,我赶紧收回屋用报纸包起来,外面再裹上保鲜袋冰箱冷藏。

离春节还有很多天,我实在好奇自己的新手艺,悄悄割了一段腊肉,切片,做了一盘黄芽菜腊肉炒年糕,好鲜美!精肉硬硬的,味道不那么咸,肥肉遇热变成水晶样,咬一口爆汁,女儿说太好吃了。她忍不住拍了照发网上炫耀,一位上海籍女同事见了激动地说,为了这口腊肉,过年一定要来你家吃饭!后来办公室日本韩国人同事都知道了,趁机提出要女儿开放家门搞团建,要吃你

几次身。然后用细绳子将腌制入味的肉条一头

妈妈做的菜。我听说后连声答应,为在异乡自身价值因腊肉而得以提升,也激动起来。这两年多女儿公司员工都在家上班,网上开会天天见,线下几乎不见。春节期间终于约齐,来了六七十个年轻人,毫不拘束直接坐地上,围成大茶几喝酒。我把蒸熟的腊肉切片装盘,肥肉部分像水晶一样透亮,腊香袭人,他们大呼好吃。为了给女儿长脸,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不断从厨房里端出中国各地名菜,鲁菜葱烧海参、粤菜芥末虾球、上海菜糖醋排骨、台湾菜台式鸡排等,女儿兴奋道,我妈妈今天放大招了!宴席过半,一位韩裔小伙子来厨房向我鞠躬致谢,说我做的菜是他吃过最好吃的中国菜。那位上海姑娘帮我翻译,羡慕地说,有妈妈在真好啊。

也是因疫情,我在美探亲返沪时间一再延期,非常想上海。女儿鼓动我包粽子,做酒酿,酿米酒,腌盐水鸭转移注意力。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中说,乡愁是一枚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乡愁还是船票、坟墓和海峡。我补一句,乡愁也是舌尖上的美味呀。

橙色的霞光里山炫了,树炫了船,还没有醒来天光波光落在船篷上似乎可听出声音

齐铁偕 诗书画

亲而言,他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母亲就是一头夜行动物,她深藏在漆黑的爱中不知自拔,她接纳所有的误解,以及,对误解的误解,就像接纳黑夜。

繁衍之歌开始了。我给蒙子回复了一句:结婚是好事,但也许,你的母亲更希望你快乐。他的母亲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但我愿意让他相信,于母

繁衍之歌开始了。我给蒙子回复了一句:结婚是好事,但也许,你的母亲更希望你快乐。他的母亲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但我愿意让他相信,于母

繁衍之歌开始了。我给蒙子回复了一句:结婚是好事,但也许,你的母亲更希望你快乐。他的母亲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但我愿意让他相信,于母

几次身。然后用细绳子将腌制入味的肉条一头



妈妈做的菜。我听说后连声答应,为在异乡自身价值因腊肉而得以提升,也激动起来。这两年多女儿公司员工都在家上班,网上开会天天见,线下几乎不见。春节期间终于约齐,来了六七十个年轻人,毫不拘束直接坐地上,围成大茶几喝酒。我把蒸熟的腊肉切片装盘,肥肉部分像水晶一样透亮,腊香袭人,他们大呼好吃。为了给女儿长脸,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不断从厨房里端出中国各地名菜,鲁菜葱烧海参、粤菜芥末虾球、上海菜糖醋排骨、台湾菜台式鸡排等,女儿兴奋道,我妈妈今天放大招了!宴席过半,一位韩裔小伙子来厨房向我鞠躬致谢,说我做的菜是他吃过最好吃的中国菜。那位上海姑娘帮我翻译,羡慕地说,有妈妈在真好啊。

也是因疫情,我在美探亲返沪时间一再延期,非常想上海。女儿鼓动我包粽子,做酒酿,酿米酒,腌盐水鸭转移注意力。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中说,乡愁是一枚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乡愁还是船票、坟墓和海峡。我补一句,乡愁也是舌尖上的美味呀。



橙色的霞光里山炫了,树炫了船,还没有醒来天光波光落在船篷上似乎可听出声音

齐铁偕 诗书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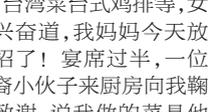
亲而言,他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母亲就是一头夜行动物,她深藏在漆黑的爱中不知自拔,她接纳所有的误解,以及,对误解的误解,就像接纳黑夜。

繁衍之歌开始了。我给蒙子回复了一句:结婚是好事,但也许,你的母亲更希望你快乐。他的母亲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但我愿意让他相信,于母

繁衍之歌开始了。我给蒙子回复了一句:结婚是好事,但也许,你的母亲更希望你快乐。他的母亲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但我愿意让他相信,于母

繁衍之歌开始了。我给蒙子回复了一句:结婚是好事,但也许,你的母亲更希望你快乐。他的母亲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但我愿意让他相信,于母

几次身。然后用细绳子将腌制入味的肉条一头



妈妈做的菜。我听说后连声答应,为在异乡自身价值因腊肉而得以提升,也激动起来。这两年多女儿公司员工都在家上班,网上开会天天见,线下几乎不见。春节期间终于约齐,来了六七十个年轻人,毫不拘束直接坐地上,围成大茶几喝酒。我把蒸熟的腊肉切片装盘,肥肉部分像水晶一样透亮,腊香袭人,他们大呼好吃。为了给女儿长脸,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不断从厨房里端出中国各地名菜,鲁菜葱烧海参、粤菜芥末虾球、上海菜糖醋排骨、台湾菜台式鸡排等,女儿兴奋道,我妈妈今天放大招了!宴席过半,一位韩裔小伙子来厨房向我鞠躬致谢,说我做的菜是他吃过最好吃的中国菜。那位上海姑娘帮我翻译,羡慕地说,有妈妈在真好啊。

也是因疫情,我在美探亲返沪时间一再延期,非常想上海。女儿鼓动我包粽子,做酒酿,酿米酒,腌盐水鸭转移注意力。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中说,乡愁是一枚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乡愁还是船票、坟墓和海峡。我补一句,乡愁也是舌尖上的美味呀。



橙色的霞光里山炫了,树炫了船,还没有醒来天光波光落在船篷上似乎可听出声音

齐铁偕 诗书画

亲而言,他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母亲就是一头夜行动物,她深藏在漆黑的爱中不知自拔,她接纳所有的误解,以及,对误解的误解,就像接纳黑夜。

繁衍之歌开始了。我给蒙子回复了一句:结婚是好事,但也许,你的母亲更希望你快乐。他的母亲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但我愿意让他相信,于母

繁衍之歌开始了。我给蒙子回复了一句:结婚是好事,但也许,你的母亲更希望你快乐。他的母亲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但我愿意让他相信,于母

繁衍之歌开始了。我给蒙子回复了一句:结婚是好事,但也许,你的母亲更希望你快乐。他的母亲没有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知道,但我愿意让他相信,于母

十日谈

人间有味 责编:殷健灵

荠菜普普通通的模样,却有着一份与日子相伴的绵长。